

藏書

第三冊

藏書卷六世紀

(明)李贄 著

藏書

第 三 冊
卷六至卷八 (世紀)

中華書局

藏書卷六世紀

北朝

漢劉淵

劉淵。匈奴冒頓之後也。初。漢高以公主妻冒頓。其子孫遂冒姓劉氏。建武初。單于入居西河美稷。今離石左國城。中平中。單于羗渠爲國人所殺。於扶羅以其衆留漢。自立爲單于。屬董卓之亂。寇掠太原。河東。屯於河內。於扶羅死。弟呼廚泉立。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。即淵之父也。魏武分其衆爲五部。以豹爲左部帥。其餘部帥皆

以劉氏爲之。太康中。改置都尉。左部居太原茲氏。右部居祁。南部居蒲子。北部居新興。中部居太陵。劉氏雖分居部。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。咸寧五年。以淵爲匈奴左部帥。淵好學。師事上黨崔游。習毛詩。京氏易。馬氏尚書。尤好春秋左氏傳。孫吳兵法。史漢諸子無不綜覽。嘗謂同門生朱紀。范隆曰。吾每觀書傳。常鄙隨陸無武。絳灌無文。道由人弘。一物之不知。君子耻之。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。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。惜哉。故淵武事亦妙絕於衆。猿臂善射。膂力過人。姿儀魁偉。身長八尺四寸。鬚長三尺餘。當心有赤毫毛三根。

長三尺六寸。爲侍子在洛陽。王渾屢言之於武帝。帝詔與語。大悅。王濟曰。劉淵文武才幹。若任之以東南之事。吳會不足平也。楊珧進曰。臣觀淵之才。當今無比。是若假之威權。平吳之後。恐其不復北渡矣。帝默然。後秦涼覆沒。帝疇咨將帥。上黨李熹曰。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。假淵以將軍之號。鼓行而西。秦涼可指期而定也。孔恂曰。李公之言未盡。是淵若能平涼州。恐涼州方有難耳。會豹卒。以淵代爲左部帥。太康末。拜北部都尉。明刑法。禁奸邪。輕財好施。推誠接物。五部僞傑。幽、冀名儒。高門秀士。無不至者。楊駿輔政。以淵爲建威將軍。五部

大都督。成都王穎鎮鄴。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。惠帝失馭。寇盜蜂起。淵從祖故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。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。自漢亡以來。魏晉代興。我單于雖有虛號。無復尺土。降同編戶。今司馬氏骨肉相殘。四海鼎沸。興邦復業。此其時矣。大是於是密共推淵爲大單于。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。以謀告淵。淵請歸會葬。穎弗許。乃令攸先歸告宣等。招集五部。引會宜陽諸胡。聲言應穎。實背之也。及東瀛公騰。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。淵說穎曰。今二鎮跋扈。衆餘十萬。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。穎悅。拜淵爲北單于。參丞相軍事。淵至左

國城。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。二旬之間。衆已五萬。都于
離石。王浚率鮮卑攻鄴。淵敗。淵命左獨鹿王劉延年等。
率步騎二萬。將討鮮卑。劉宣等固諫曰。得晉爲無道。奴
隸御我。我單于積德在躬。方當興我邦族。復呼韓邪之
業。鮮卑、烏丸。可以爲援。奈何距之而拯讐敵乎。淵曰。善。
當爲崇岡峻阜。不當爲培塿。且夫帝王豈有常哉。今見
衆十餘萬。鼓行而摧亂晉。猶拉枯耳。上可成漢高之業。
下不失爲魏氏。雖然。漢有天下世長。恩德結於人心。是
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。而能抗衡天下。吾又漢氏之
甥。約爲兄弟。兄亡弟紹。不亦可乎。且可稱漢。追尊後主。

以懷人望。乃遷於左國城。爲壇於南郊。即漢王位。追尊禪爲孝懷皇帝。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。遂進據河東。攻蒲坂。平陽。皆陷之。晉永嘉二年。淵即皇帝位。遷都平陽。四年。淵卒。子和立。

劉聰。淵第四子也。年十四。究通經史。兼綜百家之言。十五習擊刺。猿臂善射。彎弓三百斤。膂力驍捷。冠絕一時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。淵死。聰殺其兄和。即皇帝位。遣子粲及其征東王彌、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。長驅入洛。攻陷平昌門。入于南宮。升太極前殿。縱兵大掠。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以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。大種毒築爲京

觀時愍帝即位長安。聰復遣劉曜等攻陷長安。降愍帝。
晉大興元年。聰死。在位九年。粲少雋傑。自爲宰相。威福
任情。旣嗣位。荒耽酒色。軍國之事。一決於靳準。準作亂。
勒兵入宮。使甲士執粲。數而殺之。劉氏男女無少長皆
斬。聰毒發了發掘淵聰墓。焚燒其宗廟。鬼大哭。聲聞百里。準
自號漢大王。置百官。遣使稱藩於晉。劉曜聞亂。自長安
赴之。石勒自襄國率精騎五萬進攻準。斬之。劉曜徙都
長安。改稱趙。後爲趙石勒所滅。

後趙石勒

以劉曜稱趙在前也

石勒。字世龍。上黨武鄉羯人也。年十四。隨邑人行販洛

陽倚嘯上東門。王衍見而異之。顧謂左右曰。向者胡雛。吾觀其聲。視其志。將來必爲患。馳遣收之。而勒已去矣。長而壯健。有膽力。好騎射。太安中。并州饑亂。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賣充軍實。勒時亦在賣中。旣賣與荏平人爲奴。每耕作。常聞鼓角之聲。勒告諸奴曰。吾幼時在家。恒聞如是音聲。奴家隣馬牧。因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。勒以能相馬。自托於桑。遂招集桃豹。遼明等爲羣盜。及劉淵稱漢。勒乃歸淵。淵以勒爲輔漢將軍。淵死。劉聰又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。勒乃以張賓爲謀主。得人及劉粲攻洛陽。勒率騎二萬會粲。大敗晉師。又南攻

襄陽陷。江西壘壁三十餘所。進至襄城。滅王如。復屯江
西。勒始有雄據江漢之志矣。初。勒被鬻平原。與母相失。
至是。劉琨遣張儒送母于勒。遺勒書曰。將軍發迹河朔。
席卷兗豫。飲馬江淮。折衝漢沔。雖自古名將。未足爲諭。
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。略地而不有其土。翕爾雲合。忽
復星散。將軍豈知其然哉。夫存亡決在得主。成敗要在
所附。得主則爲義兵。附逆則爲賊衆。琨蓋欲其倚晉也。
勒報琨曰。事功殊途。非腐儒所聞。君當逞節本朝。吾自
夷難爲効。因遺琨名馬珍寶。謝歸以絕之。即於葛陂繕
室宇。課農。造舟。欲攻建鄴。會霖雨三月不止。元帝又使

諸將大集壽春。勒兵飢疫。死者大半。刁膺乃勸勒先送款晉朝。求掃平河朔。勒愀然長嘯。夔安勸勒就高避水。勒曰。將軍何其怯也。孔萇、支雄等進曰。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。船三十餘道。乘夜登城。斬吳將頭。得其城。食其倉米。當破丹陽。定江南。盡生縛取司馬家兒。勒笑曰。是勇將之計也。各賜鎧馬一匹。顧問張賓曰。於君何如。賓曰。賓一策將軍攻陷帝都。囚執天子。殺害王侯。妻略妃主。擢將軍之髮。不足以數將軍之罪。奈何復還相臣奉乎。天降霖雨。方數百里。示將軍不應留也。鄴有三臺之固。西接平陽。四塞山河。宜北徙據之。晉之保壽春。懼將軍

往擊爾。今卒聞迴軍。必欣於敵去。未遑奇兵相事也。輜重逕從北道。大軍向壽春。輜重既過。大軍徐迴。何懼進退失地乎。勒攘袂鼓髯曰。賓之計是也。賁刁膺曰。君共相輔佐。當規成功業。如何便相勸降。此計應斬。於是退膺爲將軍。擢賓爲右長史。號曰右侯。發自葛陂。行達東燕。聞汲郡向冰有衆數千。壁於枋頭。勒將於棘津北渡。懼冰邀之。會諸將問計。張賓進曰。賓二策聞冰船盡在瀆中。未上枋內。可簡壯勇者千人。詭道潛渡。襲取其船。以濟大軍。大軍既濟。冰必可擒也。勒從之。使支雄、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。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。冰聞勒

軍至。始欲內其船。而雄等已渡。屯其壘門。下船三十餘艘。以濟其軍。勒令主簿鮮于豐挑戰。而設三伏以待之。冰怒。出軍將戰。而三伏齊發。夾擊破之。又因其資。長驅至鄴。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。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。以據之。張賓進曰。賓三策三臺險固。攻之未可。卒下。舍之。則自潰。今四海鼎沸。戰爭方始。遊行羈旅。人無定志。難以保萬全。制天下也。夫得地者昌。失地者亡。邯鄲。襄國。趙之舊都。依山憑險。可擇而取之。然後命將四出。授以奇略。則王業可圖矣。勒曰。右侯之計是也。於是進據襄國。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。末杯。匹磾等。

部衆五萬餘人討勒。就六眷屯於渚陽。勒分遣諸將。連出挑戰。頻爲就六眷所敗。勒顧謂其將佐曰。今寇來轉逼。彼衆我寡。恐攻圍不解。外救不至。內糧罄絕。縱孫吳重生。亦不能固也。吾將簡練將士。大陣於野以決之。何如。諸將皆曰。宜固守以疲寇。勒顧謂張賓。孔萇曰。君以爲何如。賓、萇俱曰。賓四策就六眷大衆遠來。以我軍寡弱。不敢出戰。意必懈怠。今段氏種衆之悍。末桮尤最。其卒之精勇。悉在末桮所。可勿復出戰。示之以弱。速鑿北壘。爲突門二十餘道。候賊列守未定。出其不意。直衝末桮帳。敵必震惶。計不及設。末桮之衆旣奔。餘自摧散。擒末

柸之後。彭祖可指辰而定矣。勒笑而納之。即以萇爲攻戰都督。造突門於北城。鮮卑入陣未定。將士鼓譟城上。孔萇督諸將突出擊之。生擒末柸。衆遂奔散。萇乘勝追擊。枕尸三十餘里。就六眷遣使求和。并以末柸三弟爲質。而請末柸。勒曰。遼西鮮卑健國。與我無怨。特爲王浚所使耳。放之必悅。不復爲王浚用矣。於是納質。遣石虎盟就六眷于渚陽。勒以段末柸爲子。署北平公。遣還遼西。末柸感勒。遂專心歸附。而王浚威勢衰矣。是月。石虎攻鄴三臺。克之。勒即以石虎爲魏郡太守。鎮鄴三臺。時王浚署置百官。奢縱淫虐。勒欲先遣使以觀察之。議者

僉曰。宜如羊祜與陸抗故事。張賓曰。

賓五策

王浚假三部

之力。稱制南面。雖曰晉藩。實懷僭逆。將軍威聲震于海內。今權譎遣使。無誠款之形。脫生猜疑。後雖奇略。無所設也。羊陸之事。臣未見其可。勒曰。右侯之計是也。乃遣其舍人王子春等多齎珍寶。奉表推崇浚爲天子。浚大悅。以勒爲信。勒募兵戒期將襲浚。而懼劉琨及鮮卑。烏丸爲後患。沉吟未發。張賓進曰。

賓六策

夫襲國當出其不

意。今戒嚴經日不行。豈顧有三方之慮乎。勒曰。然。賓曰。彭祖之據幽州。唯仗三部。今皆離叛。是則外無聲援。以抗我也。幽州飢饉。人皆蔬食。甲旅寡弱。是則內無強兵。